

逃

虛

類

稿

逸虛類稿目

賦頌

哀靈禽賦

連理木賦 并序

瑞芝賦 并序

記

釋迦寶覺禪寺記

廩城永安二大橋記

柔珠室記

隨菴記

純一卷記

游補陀洛迦山記

迎福庵別業記

記十八羅漢過水園

蒲窻記

海雲院東軒記

遊天池記

碑塔銘表墓銘

妙智院佛殿碑

春申君廟碑

白馬照禪師塔銘

上寶泉慧順禪師塔銘

故華嚴法師古庭學和尚捨衣

海虞席先生墓銘

序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新註演義序

新註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圖釋序

淨土簡要錄序

諸上善人詠序

送城蘊菴住天台金仙禪寺序

送芳上人遊南東序

贈倫鑒董仲職序

送瑾瑜菴住鎮江府報恩禪寺序

送日本勳歲主序

送程民善還韶侍親序

送董仁仲知蒲田縣序

送伏晦中住吳化府蒙山禪寺序

讚

白檀香觀音像贊

觀音行海像贊

觀音畫像贊

文殊菩薩贊

普賢菩薩贊

三教圖贊

四睡圖贊 并序

三高僧贊 并序

十六羅漢圖贊 并序

寫隆厚禪師印章舍利贊 并序

沙大用小像贊

楚石和尚贊

張宜齋小像贊

銘

紫竹杖銘 并序

蓮華室銘 并序

吟室銘 并序

百犬泉銘 并序

清安堂銘 并序

說

二童子名說

書

與郭考功書

與王止仲書

與王中父書

雜著

存年文

讀至天隱文集

血書華嚴經偈 并序

送梓人李均茂偈 并序

送巧人呂伯道偈 并序

復蓮忠禪師傳

西齋和尚傳

黃將軍傳

徑山廣慧禪師愚庵及和尚行狀

祭文

祭海虞席先生文

祭先師愚菴和尚文

書題

書真寔尊者一雨大師碑後

書羅漢圖後

題鄭大年所藏柳公權書金剛經碑後

題東坡書金剛經刻本

題孟氏世系圖後

題華光梅

題王叔明西溪竹園

題祖顛篆書般若心經後

題西齋南堂二禪師贈京大方偈後

疏

璩瑩中住萬壽諸山疏

行中禪師住蘇州萬壽江湖疏

京大方位興化府龍華法卷疏

均萬宗住法華諸山疏

順福源住台州天真江湖疏

述古道住苗經廣孝諸山疏

復西原住莫山寺方外交疏

智海巖住太平萬壽江湖疏

權巖住積慶禪寺方外交疏

淨慈開巖住衢州省忠杭州諸山疏

普光灑宗源住寶幢江湖疏

上希古住護國江湖疏

照秋江住袁州南泉大慈化寺京城諸山疏

江湖疏

妙智院重建疏

台州府寧海縣廣潤禪寺重建佛殿化疏并序

嘉定縣呂光顯慶禪寺修造疏并序

蓮菴法師化觀室疏

注續補楞嚴經板疏

補怛洛伽山觀音禪寺修造疏并序

普慶福田寺重興疏

南翔寺修造疏

遜虛類稿日終

逸塵類藁卷一

獨庵藁

賦頌

哀靈禽賦

荷茲禽之為珍兮靈固表夫其類承二氣之翼
翼兮迥化毓以南商性其藪出之弗夥兮人驚
賤而成奇能衆言而靡隱兮何聽蕙之不與音
聆之而曠可啟兮鷺已失其鳴聲絲翰絲之誇
脩兮翳翟孰得而為形依鋒利如削理兮趾鮮
明如渥丹夫音味短而頽逾朱兮圓眸瑩其秋逆

羗婆性之不凡兮，陋庸之之他巧，逐蜚僂以翔。
翔兮，集琪林，與瑤島，夕棲穩於扶桑兮，朝吮飽
乎瑤草，渴則飲於天津兮，暖必浴乎弱流，獨尚
羊於六合兮，香冥無所不之，賸諒斯樂之孰
與兮，縱彈劍之烏，倭誤落于塵寰兮，奚須怨
其天風，滄女將為母之太康兮，不知危機之不
可履，信罟罟之雲霧兮，身一入而非女有加。
虞或女以爲珍兮，曾薦之於華堂，暗過賁介之
春暎兮，寧厭局於雕籠，食膏粱而飲香酒兮，且
西連而爲樂，何輕絕而之野兮，常攜而抱，愚

既不能復手舊遊兮當尋丘壑而盤桓無斐仙
之與翱翔兮宜求友於玄雀孔鸞胡為逐鳥鳶
之上下兮喧媿於城池歎遭人之毒手兮奈
體解而羽墮悵是死之可悲兮亦莫測其何緣
云吾獨知其所由兮蓋嘗叩之於靈寢若曰夫
物之負奇兮多不能保其美也士之懷才兮多
不能肆其志也余懲世之滋惑兮常尤人而怨
天夫懷璧之是罪兮此亦自古而為然象之亡
而有甚兮鳥之殞以多翠兮含珠而刺腹兮石
孕玉而必碎兮靈運之罹刑兮有春草之為白

發音
念中散之殺身兮無廣陵之可憂故泉多為
之履鑿兮詎靈禽之可傷聞若言而倏寤兮乃
獨歎歎而仿徨抑時命之綿綿兮奚必論夫
巖哀尔偶之影隻兮尔雖之未長幸夫禽之有
靈兮當速返乎其故鄉乱曰琪樹青葱女曰息
兮瑶草芳馨女曰念兮孤死丘首是可式兮尔
形矣解靈帛對兮幾其未歸尚慰女之怨兮

連理木賦 并序

海雲院有小茶二本為屏於東軒之外蒼陰蔽
極枝皆連理寔希世之瑞吳郡道衍乃喜而賦

曰

逸塵晚坐于車軒之下瞻連理木而奇之披襟
支頤將授筆而賦客有儒其衣冠靜容美髯揖
而進前曰子殆有所思乎逸塵子曰然吾觀木
之連理植物之異故乎后土生乎間世匪人敦
德澤地應和氣惡有能致之者吾將賦之以慶
其瑞也客乃掀髯而笑戟手而言曰子胡不究
其理而惑之若是也哉夫木之為物也發於萌
草成於拱把綠蔽山谷青延林野不折樵木之
手不踐牛羊之蹠歷風霜而不寔沐雨露之濡

洒黛色千尺而倍崇蒼皮十圍而更緝或指寫
以結巢或棲神而立社志士見而異嘆匠石顧
之而不舍及其用也刻鉅舟而濟大川斷穹柱
以成廣厦斯寔天之異材為希世之絃敬也其
或溷而擁腫節而輪囷柯葉偃覆而作蓋根株
盤結而為輪今之速理蓋此類也匪為妖以媚
世又異災以害人是皆得其氣之一偏又何足
羨之為奇珍迹虛子隱几喟然嘆曰客其好辯
也歟天地之間異瑞殊祥至賢稱頌傳記脩詳
卿雲甘露景星鳳皇來兩岐而一幹禾合穗而

異穰芝五色而三秀蓮並萼以同芳本之連理
夫豈不滅在邦則邦榮在家則家昌茲木也產
于佛宮長于禪房名曰山茶貴為豫章托根南
嶺為屏東廂密陰深於百稔芳聲霜於四方枝
應同氣理應合教縮靡解兮似結轉不斷兮如
環猶垂規而致雨疑駕梁以度仙咲玉磬之折
峯鄙窻膠之續弦朝映綺霞夕籠翠烟宜大夫
士之興詠豈兒女子之見怪茲木也鍾沃壤之
和氣感至人之德風天祥之是應惟道之所隆
愧吾無昌黎之雄筆聊欲美其形容者也客乃

赧汗再拜而退遂命童子持燭而疾書于板屏之中

瑞芝頌并序

洪武六年經山及禪師退隱於受經海雲精舍是歲佛殿後山產金芝一叢二十餘莖衆皆稱瑞禪師不四三月果應高僧之詔後禪師歿已八祀當十四年夏其芝復生或謂禪師既歿瑞何有焉於戲禪師一代之偉人也其道光德澤被于山林寧有已耶蓋芝之為瑞以彰其後矣夫為禪師之後者當思者其身勿恃瑞以自滿

彼有善則當修而崇之有不善則當改而新之
勿昧先德勿墜先緒其為瑞也則將有太於芝
者矣矣封樞魯少文忝嗣禪師之道故敢執筆
用陳頌言詞曰

象草芸：出于化元術歟金芝天豈不然其萃
維同其靈弗群靡生朽壤惟毓仙源英蕪白天
徵孚在人瑞漢武皇懿高皓民嘉禾復從甘露
醒泉吳類齊屯問世有馬荷歟金芝產茲紺園
或鉅或纖然莖寔繁於繁燕矣敷紆翰困其章
耀陽其色尚坤佳氣滿第如烟如雲以斯嘉詳

記

孰謂不根性徑山翁師嚴道尊也此奇秀時常
標許以休于躬乃昌其門翁之云也甫及八春
夫芝復生煙：孔駢戎言翁稜瑞應矣因詎知
我翁合德哉存匪虛其美昭示子孫為翁之後
宜省厥身善則思進過則思悛勿墜先緒期千
萬年

釋迦寶覺禪寺記

僧之坊舊多以律居為禪師者假其席以聚徒
而說法也禪之學日蕃於於是百丈大智海公

折中四分律設規繩建藜社而始有禪刹焉然
歷世滋 真丹因中薄海內外僧之坊故禪多
而律寡矣夫禪與律一佛之教也非禪為優而
律為劣也禪者非律無以束其身律者非禪死
以見其性故禪與律不可斯須相去者矣然佛
之教也律之束身為次禪之見性為上故凡僧
之有識者多從事於禪學焉杭之釋迦窺覺律
寺也晉天福間錢武肅王之妃仰氏建于西湖
之上聚景園之陽法師：寶者為開山第一祖
然而山水清勝堂殿觀深真靈區寶所疑岳周

所無有者元季張氏據西浙城於杭凡寺宇當
城之基者悉徙焉由是寺徙于城之闌闌中居
義和坊之右矣非山水清勝之場是亦錦繡繁
華之城也寺為兵興以來因田有役故僧散落
而寺日就弛焉

皇明洪武十六年春寺僧德果耄而無為悞道場之蕪
沒非有力有德者莫能起之乃會衆議以狀請
餘杭縣吉祥山燕相寺住持叔琦禪師主之而
易律為禪矣叔琦杭人清敏而儉約得法於中
竺竺空叟悟公人以叔琦才兼得王是寺為宜

也嘗度弟子若干人又能等心羽翼將擴其曰
制以嚴其新規故嘗請記於余：與叔琦為法
門叔侄遂勿拒而記之夫寶覺律寺也今叔琦
主之而易為禪然禪非律死以來其身律非禪
無以見其性若有禪而無律其不可行也明矣
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斯言侄之叔琦亦能
與衆悅於禪而不忘於律豈有徒侶之不嘉而
道揚之不固也哉井琦名室與開山同或以為
開山再世故而勤諸方以曉夫將來云尔十七
年龍集甲子冬十月燕山慶壽住持沙門道衍

櫻

廩城永安二大橋記

廩城據曹湖之右北距延陵二舍南距吳會一
舍有半按郡志吳太伯自荆蠻遷吳始都梅里
梅里密迤廩城故其地腴阜其俗淳美而尚禮
義至今稱其鄉曰太伯鄉廩城累於延陵吳會
間使客估夫舟車輿騎往來樹：幃聯而陸接
然其水通源廣澗奔湍激俾濟者神懾膽慄自
非鉅梁長杠不足以安其行也故旧有二大橋
跨港之南北者曰廩城東西者曰永安危乎岌

然相高並固若虹蜺連蜷而駕空寔為一方壯
觀故居蒙之以亭塗之賴之以利二橋之惠及
於人者豈不博而大哉至正丁酉江淮間戎馬
紛攘禦帥計橋凡當要衝者悉斷則敵不便入
境故二橋由是而毀居民亦散於他邑庾子兵
稍寢民之徙者日復其業行道之人望其港不
无病涉之嘆泗洲寺住持常公推仁恕之心率
衆貨力且以木構不五年而兵復毀既而常公
卒其徒普通能踵其志欲更石作復其日規淨
久善長又能翼而丐之於邑之富而好施予

者估其財貨而能備役者仗其力孰彼良工琢
以美石榘與於

皇明洪武六年八月成于七年之冬備之工若干用錢
一百餘萬橋之役豈抄乎哉然而民悅于心估
財者不厭其煩致力者不嘆其勸翕然畢工若
天造焉通之孫備學過余請記以告來者余曰
見有司尼奉一政興一役官令於上吏承於下
或募其民以財以力非驅迫搖楚則費予也役
有成而愁苦之声載道何哉孟其後也非民之
所樂為而為之也悞其法而然尔今通為是橋

因民之所樂為而為之也故估財者不厭其煩
欲力者不嗟其勤豈以表夫通之用心可謂知
其方者矣况通能踵其先師常公之志二橋既
成則居人以寧塗人以利常公垂死亦无憾焉
耳矣故書以遺諸李歸而刻諸石

乘珠室記

己未之秋燕于遊赤壁之夜通玄先生於普光
明精舍定起夜將半出戶四顧仰見孤月独朗
星彩戢耀長林无風窸彼萬竅先生驚且喜不
覺手舞而足蹈於是披田衣攝綬屨挂九節之

節翩然如皓鶴凌空不知其所止也俄謁子
陽真人於靈歛之館裁密之房真人衣青霓之
帔坐丹霞之床聆吾言歛然起行迎坐于室
道遥徜徉先生作而周覽其室一無所有渾禽
莫窮是朗靡充虛弗綠穠明非因實罔有其前
寧得其後不西不東無夕无晝方圓並入小大
俱因冷然湛然若水晶宮寒不見侵燿焉燦焉
猶人輪居熱不見炎燄烏讓明烟霞知道疑別
是其乾坤曾弗括於宇宙者也先生見之惴慌
心疾怪而向於真人曰茲室也其大如粒光明

偉常胡得而至於斯耶真人嘆曰子竺乾氏之
徒也未聞吾之道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窅窅
廣莫恍惚窈冥萬象同稟四序不更匪穴而虛
匪灼而明匪規而圓匪激而清非有非空至神
至精大如粟米函索無根取而勿禁加而勿盈
弥之喻黃琮蓀之如孩嬰箴籜獲之以長壽軒
轅得之以飛昇眉翁闢之以洗髓伯陽悟之以
弘經吾嘗于此輟食廢眠探而得之真合自然
今此居空朗若壺天不從內出亦非外過子何
怪乎其然而不究其淵源也哉先生聞之倏焉

白者而謂真人曰吾知之矣真人之道與吾之道惟一死二既非中間又非內外一切萬法等無有異又何怪乎此室為哉耶真人曰子亦知道者也吾可與語矣吾室即黍珠室也子宜為記先生乃稽首作別而賦之以詩曰

太乙耿々元陽精非白非黑非紫青和靈混元未始成渾命豁落入窈冥視之無形聽無聲後莫得隨首馬迎函乾蓋坤孰與京天地有隙彼勿傾至人履乃生長弥年無為守黃寧惜如至珍護若嬰 惟恐侵惶慎華池中涵神水清朝

挹暮浴敷瑤英大如粒物誇至靈絢爛赤日欺
長庚皎々上与蟾爭明方圓並容却敢爭用之
不竭加弗盈於焉茲室乃得名天官下衛呵六
丁通玄先生詩以銘傳之不啻三千齡

隨菴記

世之善于隨者莫善於吾佛如來也如來以真
常湛寂之體淨妙圓寂之用往來於三際出沒
於九有凡含齒載髮蠢動飛蠕緣至則應求無
不從貪者喻之以淨志者喻之以慈癡者喻之
以慧千殊万異交應互答曾無一念之動靡有

毫髮之差譬夫水之在地也流于江則清入于河則濁歸於海則鹹澗渠陂沼淵汙激澁從其所而不變其濕也吁世之善於隨者能若是虜愚以世之善用隨者多不得已也或威以迫之或利以誘之或尊以俾之或友以輔之其或時之遇焉勢之往焉有能隨之而不改其度者則吾未之見也雖然世之隨者衆人也如來之隨者聖人也衆與聖猶丘陵之與塵末曩糴之與螢燭豈可同年而語哉然吾學如來之道者具如來之体不合如來之用蓋其力之有所未克

耳力之有所未充故學者當勉之則必有至之
日矣丹丘濬公天淵亮雅茂重博通內外學嘗
構室于四明之青山為恬養之所命其名曰隨
菴徵所為記猗與天淵為法門從昆季也知天
淵為詳天淵居青山之日禪史墨客樵人牧豎
相與往來無賢愚賤貴之有間其熙々白若也
今官於僧錄寵承

天眷

王侯將輔貴介若士情交而禮過其太熙々自
若曾不以榮譽少動乎其心自非有得於如來
之隨之道者能是也然於如來之隨之道如

無所得而不為衆人隨者吾弗信矣天淵苟能
進而勉之蓄而廣之則將有不止於斯而已也
姑為之記焉

紙一庵記

紙一菴在杭郡城之南門元至順間郡民鄭元
善舍宅為之無像易禪師主其菴席之衆以禪
為栖寔一方之清淨伽藍也至正己亥郡之城
增築菴當其要遠殿時無像之孫濟開念道場
之既毀香火之不繼仲之于心將謀地以別其
業而卒不可得朽菴傳居士志尚佛乘家于鳳

山之陽宋故內之荷花池上居士與聞友善丙
午冬舍所居以襄其事卷成凡外之衆石林樹
之境孟竒內之薰炬臥華之供益盛鐘磬禪誦
所昧不輟菴之清淨殊妙十倍于前矣故大方
之名德如徑山淑禪師靈隱潯禪師淨慈渭禪
師育王裕禪師今僧錄右善母蘭公左講經死
公右講經仁公咸往來遊息而不厭於是庵之
名迺著檀施之來日無虛矣

本朝洪武甲子重建觀音寶殿墜衆屋就緒而聞慮
其後之人同知來系故錄其顛末請余為記以

示余於開識既久而知之為詳故弗讓而言曰
札之為東南大郡鳳山當郡城之首江山勝槩
於此為最故宋南渡建行宮焉宋亡元吳西僧
楊建真加請于世祖勅五大寺於宋故內造白
塔波以鎮王氣未及百年五寺燬于兵而塔波
亦頽矣嗚呼世相之無常榮悴廢興相禪而不
已相如未出世純一之道天地成而未始成天
地壞而未始壞廣大微妙不可得而思議者矣
今聞能悟此道菴之具何以記欵記乃文字語
言也書于簡而簡有做鑄于石而石有泐況夫

純一之道不恃言而存不言而泯也雖然事無
理不立理無事不顯善廢之記又不得而無也
故勉為之記聞字聲外元善之子為人端雅好
學嘗典箴于南屏云

游補陀洛伽山記

補陀洛伽山者居南海上由四明城東行不百
里即海：凡兩渡一渡過昌國邑自邑之沈家
門再渡始抵其山舟泊山趾有石居人解纜橫
出于海水曰短股人自短股乃登麓路蜿蜒而
上二里許有補陀洛伽山之門補陀洛伽梵語也

此云小白華即華嚴大經所言善財第二十
八衆觀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圍繞說法之地
也由補怛洛伽山之門而入松蘿夾徑森、陰
陰至清淨境亭由清淨境亭東行盤嶺而出四
三里即潮音洞善財忘其洞若海潮春激無
夕無旦其声手鞠猶轟霆轟石林谷震動風凜
凜浪花咲人如雪崖石歌滑險踰岷峨求現者
非誠愧刻切則掉眩怖恐無所不至矣由清淨
境亭北行松磯而轉有峯穹然而起者曰正趣
觀音寶陀禪寺當茲山之中与正趣峯相直寺

之樓閣臺殿綉密麗若兜術利之宮人世
殆無有者寺之後一峯巍然由妙高之頂曰妙
應妙應峯之左又一峯曰先照日出時先照者
也有石三曰盤陀曰師子曰無畏妙應峰之右
有石曰白衣白衣石之下曰三摩地曰象嵩登
象嵩而西望則古鄒太白諸山橫截海上白雲
與風帆相上下此一絕境也自盤陀石而
東望海波涵天渺茫瀰漫一日無際搏棄日本
蓬萊方丈皆鄰島也此一絕境也寺之東北陬
盤陀石之下曰孤絕菴宋真歇了公栖禪之所

自孤絕處經無畏石而下曰千步沙如麩金煌
：照耀天日由千步沙而南有石浮圓據其巖
曰太子捨元之鎮南王所建也是山多靈禽異
卉清泉怪石惟天台峨眉莫能為伍是宜大菩
薩所居也故四夷八蠻九牧五岳之人凡信佛
禱者不憚萬里重涉蒲伏皈命來求現焉今年
秋予學香絕海登山禮潮音洞求現至善財巖
一拜起則大士現金色相好於巖內金璫被體
光燭晶石遂生大懋悅如獲至寶而端予嘗見
往之居禪者曰觀音大士人：本有無方不現

奚必往是山求鳥居教者曰華嚴經中善財所
參南海孤絕處補怛洛伽山華嚴在界中知在
何地豈可以此為寔也哉予曰禪者理執教者
事碍皆不通之言也觀音大士弘誓海深隨波
禱求其孚感昭焯如左右奉譬夫月之行天水
之行也夫無乎不在觀月者必登乎高觀水者
必臨乎深何哉不登高不足以見月之朗耀不
臨深不足以水之微波以月与水獨在於高深
此豈理也哉人之万里重趺絕海登山求見大
士是猶觀月登高觀水臨深而已若能達三十

二應為一身死邊塵刹為一土即此離此是真
非真有何問焉尔故予誌之以書于石示其後
來求現者云

迎福菴別業記

物之屬於形器者有成壞廢興之理然一係乎
其數、既定矣物莫外焉虽天地之高厚有傾
圮日月之光明而有薄蝕山嶽之峻偉而有頽
裂江河之流注而有枯涸金石之堅剛而有鑿
泐况其餘乎故達人觀之以身為聚沫三累為
旅泊於是去華而就寔辭侈而從儉衣褐茹粗

舍而茨于窮品蓮谷絕島荒渚之間恬養其道
以終餘生奚有外慕者焉故湖海之人景其高
風歸仰不暇遂成聖道場也者往、有之矣使
舟順公寔有道之士宋季淳祐間來吳東陳湖
之上結庵居之且以念佛三昧化導士女擅度
川溱遂擴其庵以延多衆堂宇門廡制若大方
名曰迎福庵然菴之址據湖之沙磧風濤烟浪
春激蕩滿昕夕不停公之孫永福慮其有陵谷
之變不能永也當元之至正間迺建別業於大
澤村以固其久故存迎福之名焉其處原曰平

衍林木茂蔭當村之西乃復稱之曰西林或以
福非達者也身為聚沫三界為旅泊何其罔知
成壞廢興之理以拘執相而滯其迹乎余曰不
然儒者繼志述事為孝佛者以聯芳續燄為道
不能繼述者非儒之孝也不能聯續者非佛之
道也蓋儒佛之教非始以此為滯其迹而非達
也歟况吾佛設教欲存于世以利其生故吾徒
隨所建立道場以表示之使其不永矣教之得
存乎福壽請余記以示其後故書如此福謹愿
人也多脩苦行云

記十八羅漢過水圖

宋李公麟常畫十八羅漢過水圖其成精染綴
妙絕今古然秘諸名家亦莫能睹今醉李常瑒
陀亦畫是圖觀其布置緣飾與公麟雖殊而筆
法彷彿有公麟之妙一時人甚稱焉其圖先畫
一大溪四面皆崇山夷麓如島霞嶠狀疑天台
鴈宕溪之中流濺々駛若飛矢旁流依山曲折
縈迴如帶然後十八羅漢次第渡焉先四尊已
渡插大樹下盤石上而々相向一耳金環衣綬
衣袒右肩趺坐一衣大衣剋左呈右手撫膝上

衣緩衣者反右手執柳爬背痒對衣大衣者適
然若自得一衣褊衫右手搯翰珠左手加膝跌
坐一赤衣大衣卓烏藤于石側右手托石上反
覘二尊寸登岸者一盤襟束帶貌笑愔愔自若
一踞溪五七步挂烏藤立仰顧束帶者一童置
包笠杖于地挂烏藤主者水濕裾童前以手絞
裾水無難色次二尊同渡一衣大衣赤洗已登
岸一老者肩囊涉去岸僅尋丈力將竭不避已
登岸者用烏藤伸而接之次一尊耄而弱鬢眉
皓然如鶴衣不掩前一童背之而過足踏流甚

力次三尊同渡一老者挂烏藤二壯者左右翼
之手臂相鈎聯而濟右者以一手携双履左者
亦以一手扶囊：然勢若惴惴狀次一尊去岸
已數步左樞衣右曳杖回顧後渡者一童前行
肩荷包笠脇懸鉢囊左手拄杖汲：烏而進次
二尊同渡一長耳昂鼻龐眉雪頂衣褊衫橙袖
露兩肘手拄杖一童扶之右豆下溪水髀：怖
甚一壯而美者眉間有毫相以帶高束衣將渡
一童置包笠烏藤于前藉草坐著芒屨欲進次
畫三大松落：影倒入溪水松下以盤石有

三尊未渡者各據石坐一衣大衣耳六金環胡
鬚拳然連鬚左手按膝右手托石上頤後渡東
帶者一袒衣露腹交足坐檉紙刺鼻作嚏一六
衣大衣手托藤向交足坐者如欲語狀凡十八
尊一：兒珠狀詭可謂精妙入神者也噫此十
八尊者皆聲聞僧斷煩惱而入道品住壽命而
證無生天上人間隨意自在然公麟竭陀之所
畫得其形似之粗者耳以其神通妙用變化巨
測或於小中見大：中見小隱而為顯：而為
隱惟公麟之善繪何得而措筆竭陀之筆法矣

彷彿有公麟之妙而志安能描模其萬一也今
竭院是固甚為罕有初川柱虎孫居士乃珎秘
之余因滄海上人而獲借現焉上人會稽人明
敏好事命余識其觀之歲月余与上人友始善
故弗拒遂筆之焉記以歸諸時洪武六年二月
八吳郡道衍記

蒲窓記

肥甘柔羸淫哇靡艷物之尤者人之所共好也
清苦幽寒索窳質素物之微者人之所共棄也
有人於此以尤物為棄微物為好者非篤理專

道絕俗忘世之士則不能若是也。鳳翔覺菴真
師通諸教都了最上乘領蕪城之復塔禪寺理
衆之暇無所適意於是啟南牖於文室以菖蒲
為玩夫蒲微物也根蟠於水石清而不朽葉貫
於寒暑常而不凋蕭然于几席之間明而不放
泊然於烟霞之際澹而不厭蓋師之德有侶於
蒲故好之矣。至若春英秋美朝陽夕露剪校培
濯各得其宜人知師之好於蒲而不知師之以
蒲為佛事也。師也可謂篤理專道絕俗忘世之
士者歟。余嘗訪師於文室見蒲於南牖之下色

寒而鋒利森、如虎鬚劍脊余雜於物無所好
然偶見之亦愛矣師歆局其室請名于余故名
曰蒲窓乃復為記

海雲院東軒記

海雲院當穹窿山之陰院之戶北向東西兩廡
極幽曠人乍入其戶多以東為西、為東也居
久始能定其位而不惑久元迪公愛其東廡遂
棄遼閔薜垣延紆嵐嶺交互境出而不昧物秀
而不露公即其處經營構度開軒為娛觀之所
軒之扉牖几榻皆東故曰東軒、之外喬松雲

腋流篁風冷幽藹哉草匝砌純戶嘉菓異植羅
簷傍梧山茶為屏枝秀連理月桂為藩花藟繼
榮雨之過也泉滌以脩除日之叔也樹暖以
以翳檀林韻丹味池影金鱗物隨時而安態人
遊境以移心故公禪坐于斯經行于斯樂賓友
於斯也不三十年而公化去公之孫徑山及禪
師能踵公之志發歸歎之嘆誦考盪之章於是
退隱茲軒區其声光加其道行故余得從禪師
而樂於是軒也涼晨煥夕靜觀清詠悠然自得
如屬乎化人之因矣噫公之創是軒也非獨樂

於已而已蓋欲遺其子孫施其有友於無窮耳
然公樂于是軒不三十年雖享於已者短而利
於人者長也愚以人不獨樂於已而共樂于人
者此聖賢君子之心也公能以聖賢君子之心
為心雖享於已者短亦何憾焉耳今也余幸而
樂於是軒感公之德不忘故不可以不志遂書
之

遊天池記

中吳山水之秀而奇惟天池為最天池在花山
之右其廣無十晦山高下而池分為三層漸連

其寔則一水也澄湛淖汙上涇虛空下沉無底
鱖魚泳焉蛟龍潛焉清風歛吳與波相接擊其
聲始瀏然而來終折而下石礮則若鳴萬鼓人
耳語猶隔重屋不聞衆山迴環既遠且與惟西
北獨缺以通往來花山之上巒峯聳然峻影俯
波秀色可采宛君蓋落初出水名曰蓮花峯
之下奇樁蒼筠倚蘭玕蕙間厠而錯陳旁則怪
石如林欹懸峭正若几若鼓若獸若踞若人立
者不能悉其狀外一石出水中密僅尋尺廣則
如密而又加工砥下巉中可巢鱖魚名曰鱖巢

石由龜巢石去數弓地又一大石突出為广浮
圍人即依广鑿石為屋深幽虛朗中奉大雄氏
之像二皆石斲渾然無迹如出夫造物之所成
者白石屋沿澗而上至巔之絕處夷然若堂可
架亭宇數十楹山無遠近川無鉅纖風掃雪樹
林麓丘墟奔列于前可使遊者盪胸懷而暢心
目也至若春溫景明歲豐物康士女紛手而爭
乘輪蹄謀手而競進壺觥无停箫鼓不輟望之
者疑為桃源非人世所有境故余亦好遊於是
凡三至焉既至則必窮峻臨淵尋幽索怪忘登

頓之罷志嬉遊之樂美余不可不志也况天池
為中吳山水之最秀而奇者凡余同游之人又
皆嘗所愛而友者抑余可得而不志乎遂為志
以書于石同淋之人初則海雲院僧士龍里生
鄭椿次則儀真張甯臨川詹某吳僧慧畧三別
間國王清獻公之孫曰禪者倚人麋氏子善吹
吹笙至正乙巳十二月廿八日吳郡道衍記

遊虛類藁

虛齋藁卷二

獨菴藁

碑塔銘表墓銘

妙智院佛殿碑

妙智院者宋宣和間賜紫法章大師所建也
院距蘓城北四十五里有墅曰相城院立其
中雜與民居伍為一方植福之地寔衍受經
之所建炎四年兀術渡江而南燬于兵第三
祖慧日縛菴為廬以嗣其傳不絕如髮後太
師和武恭王楊某國家賜以是鄉之田營別
二

第于院之南鄒王憫院廢施金粟以起之元
之大德初第六祖德榮以院湫隘不足容衆
與其徒惟一欲增擴焉於是漳州路總管張
侯伯顏其夫人楊氏舍奩具命榮等構堂於
院之中奉圓通大士十八大聲聞僧暨營東
西兩廡稍見其成規焉至正間第八祖妙通
又勸事土木使徒孫宗傳廣募衆緣易堂為
殿設靈山一會聖像于中復以十八聲聞翼
其左右髹繪刻甃靡不集幾十年而再燬于
兵况諸祖又皆化去兵後復業衍年始趙冠

遇歲飢無力乃亦縛節以安其徒

國朝洪武初里豪俞善与弟信為人尚義好施予因
周覽廢址慨然具嘆曰佛聖人之宮衆生之
所依恬奚可蕪沒為狐豕之面也於是首捐
已帑錢二十万購里人聽事之屋一所邑民
惓然樂施遂盈其材甍鳩其工備始克成今
殿五楹向復軒于前度其費計抄七百餘緡
起于二年之春完於十一年之冬其中仍奉
聖像如第八祖所建殿者雕櫨列栴宏深雄
麗壯觀一隅雖著衆咸多出於俞氏之力也

聖朝

僅二百五十餘年若一瞬頃凡燬于兵者二成

速滅人其可得恃乎夫院自宋歷元迄于

于檀者三其間增減交易又不知其幾何也

先佛所謂速起速滅其不可恃者明矣雜然

院之存亡與廢自有其數固不且言然殿之

成皆檀施之力詎可泯而無聞也哉故得銘

于石以示後之人銘曰

巍々大雄利生無極匪崇乃宮曷稱其德維

此寶殿地滿天成雕攬朝暈彤楹夕明如淨

琉璃內現金像人天拱翼龍鬼戴仰斯由衆
力載經戴營厥功居多俞氏弟兄跡在匪堅
如彼泡豨曰廢与吳胡豆白念慈門廣辟檀
度雲從勒詩貞珉垂耀無窮

春申君廟碑

余嘗讀太史公四公子傳至春申君贊言初
春申君說秦昭王及遣太子歸何其智且明
也後制於李園老矣余既而嘆曰於戲仁者
必智而智者豈必仁乎智者不仁則無所主
矣春申君善於智者也然明於初而昧於後

何哉蓋失其所主焉亦以其說秦昭王使謝
韓魏以善楚及遣太子歸遂即相位封為春
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請封於江東考烈
王許之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乃就封於吳
以此觀春申君之心欲為富貴無窮之計故
李園之謀得以入焉惟朱英有無望之言春
申君不聽也然身死棘門將誰咎乎所謂明
於初而昧於後者蓋失其所主焉爾惟然春
申君相楚二十五年其都邑宮室之美賓客
輿騎之盛珠履劍佩填戶溢道勢傾人主威

震海內推強秦趙魏不敢加兵於楚之邊鄙
皆春申君之力也吁春申君亦可謂人傑矣
有曰用物精則魂魄強春申君矣死于千載
之上其精爽於天地之間必有凝然者矣
吳郡長洲之民立廟祀之不知始於何代凡
歲時社臘必祭水旱瘡孔必禱之輒驗石
並於浮屠氏之宮歲遠腐壞難於祭享

國朝

洪武十一年冬居民於相率貨力敦工脩葺
故廟與像咸一新之浮屠某請書其事以勸
來者余故筆春申君之大畧如此乃復作詩

與民使終於石歌以享之詩曰

君之生兮輔楚北勲威震海內兮然、寔并
三千釵履兮壯士盈門生既英傑兮死必為
神形兮臨溪兮溪水泛、庭樹霜紅兮神容
如春英彼蘭醑兮我歌遇雲願君之歆兮以
福我民

白馬照禪師塔銘

洪武八年乙卯村因通儒學校

名留京師天界禪寺時有僧自陽羨來告曰前
白馬長老元明禪師遭宋于柳光明盛大希

有奇特行聞其言既哀慕而復忻履雲山竊
詢徃奠弗果茲抱愧於心焉九年春奉

旨賜還吳門因省師過西麓海雲精舍適瑞光通
師至袖出元明行狀一通請行銘其塔元明
通之族季父也通衍之同門友也銘其可得
辭乎况衍已抱闕奠之媿復辭為銘其媿何
極故弗拒遂按狀序而銘之師諱晉照字元
明其先福之蒲田人俗姓蔡宋端明殿學士
忠惠公襄九世孫也祖景繁三省架閣宦遊
江南至常之陽羨愛其山水勝槩回家焉遂

為陽羨人父宰常為晉陵縣學教諭母蔣氏
源利官大譙女也教諭君見師孩吹即不茹
葷血喜禮佛僧既長無他欲惟佛法是好志
求出家教諭君莫能奪送于鄉之壽寧寺其
夕寺僧三人同夢謂山和尚來望日師入寺
眾異之以為闕山再世也師自童時晨夕禮
觀音雜苦寒暑熱不廢僅十年始得度受具
出游四方拜宝陀大士謁名刹碩德時臺芳
志禪師住徑山師往見之禪師問云何處來
師云禮宝陀來禪師云曾見觀見麼師云見

禪師云觀音現于眼一手眼耶師云非于

非一禪師云莫儻伺師擬道語禪師震威一
喝師通身汗下於是省禪師誦師為法器
即伴充侍者咨詢佛法既勤且懇故得大法
要應答如響一日侍禪師行至圓一塔所禪
師問云昔馬祖令智藏責圓相到圓一意旨
如何師云千里同風禪師云圓一於圓相中
下一點械回馬祖又且如何師云禮無不答
禪師云忠國師南舉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却
作麼生師云南陽識甚好惡禪師又問云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眼不見耳孫禪師云
山上有鯉魚井底有捷盧作麼生會師云若
前裂石舞三臺師應机迅捷如此一時莫有
嬰其鋒者居無何禪師迁主建康龍翔師亦
隨往就辟掌記由是道因日隆元之至正間
平江府諸山以白馬虛席遠才補處戒曰白
馬古道場也才而義德者难于其選舉師主
之始叶輿論師領畿小稔四方衲子憧憧往
來屢不絕戶見惟激揚此道因及他語剗剗
尊宿靡不加敬凌歿難返歸陽美庵于慧全

嶺之陽遂讎塵緣誓不出嶺日課法花諸大
乘經擲之緇素壯艾敬仰延禮弗暇師性溫
明慈惠人有犯不較諷不悅一以接物利生
為懷真濁世優曇花也八年四月十有六日
示微疾沐浴剃髮更以紙衣危坐室內四眾
悲恸請師留偈師展紙書曰生無可言滅无
可道南北東西日輪杲；逆擲筆念西方佛
菩薩名號十声泊然而逝龕奉三日士庶瞻
禮者踵相接至撫摩師體哀；如子恣父不
忍去閣維舌根齒牙不坏設利死笑四眾分

藏迨盡弟子某亟餘骨塔于麤金嶺福緣庵
之左師春秋五十六平昔以道自任終始不
易毫髮故師末後光明盛大無復疑為之銘
曰

繫元明師忠惠之后以茲德相清慎明秀水
則喜佛日禮觀音龕生辯慧山崇海深易服
受具翱翔堯場聿登徑塢首謁曇芳機緣偶
合如影与響闊步大方瓌瑀龍象掌記官寺
声聞霆馳文采焯熠僧中芝眉端岳梅泉肉
八寒暑禪衲駿奔戶常滿徕連時弗靖退端

于鄉卜勝是構起金之陽用謝安緣以經遠
眼然不越山清風何限緇白向化宜樂餘年
遠尔告宗光明炯然瘞茲靈骨建以宰階勒
銘山阿昭示來古

七寶衆慧順禪師塔銘

古之法道之盛為比丘者一遵佛制有居阿
蘭若者有露地而處者有衣食者有衣糞掃
衣者皆苦其形骸苦其心志以忘其道今也
去佛殊遠比丘之擬於古者斯見其人焉所
擬如慧順禪師斯得矣師沈姓初名志並姑

菴吳果之志里人也性簡謹早依種福院僧
明淨出家力行杜多行垂髮括面矣極寒不
踰一衲嘗其在俗時嘗蓄錢里人有貸者久
不歸躬往索反受其詬辱於是悟世財之毒
甚於陀魁尽散其所積求出世法遂于、南
北行登杭之天目山礼普應国師中峯本公
未幾後渡淮泰無用寬公又偕同志往天柱
山見東海福公福公知其緣偶於此為雜落
更令名也師於湖海遊歷泰叩年既久一日
有鄉士念携色笠即返姑蘇受鄧耐山之七

寶泉清遠幽閑宜禪者居乃縛草為室如瓢
僅容其體一榻之外無它佛身禪所誦一住
四十寒暑除持鉢乞衛三迹未嘗及鄰人家
清淨士女樂從其化稟戒法者不下數十百
人姦宄之輩見瞻禮者日盈其戶意師多得
金帛夜盜入室瞰其中死所有師独悄然危
坐盜大駭師誨以善言盜乃拜謝而去弟子
有乞米婦者鉢既滿復貯于囊師叱之曰出
家人於舍利但欲資身以養道何貪得若是
也亞擯之有見其室隘不容衆欲為構大屋

則堅拒之曰佛制樹下塚間不過三宿吾久
忘此已犯制矣况廣其宇耶吳之西山比丘
隱而不出者甚衆師實為之首故四方之人
咸羨其德師生于至元十五年之春三月卒
于至正十二年六月三日也^月寺壽七十五僧夏
若干將徂之夕語其徒通曰吾去緣盡矣願
一浴而終通進以蘭湯浴罷更衣入龕遂瞑
目坐盡荼毘得舍利殊夥緇白敬慕者爭捨
以歸通函遺骸建塔於所居之山復恐師之
嘉言懿行歲久漸泯於是札請法師估公狀

其本末存焉師示宗後越二十九日當

皇明洪武十三年也估公始以狀托銜為文以銘其

塔於手師可謂古之比丘也狀平生曰一盂

冬夏一衲安向名蘭利養曾弗動手其中於

庠師可謂古之比丘也狀材故弗讓而銘曰

生今之世以古則是嗚呼噫噫師其有德者

耶

故華嚴法師古庇學和尚塔表

洪武三年庚戌華嚴法師古庇學和尚遷化
于池陽之馬山粵十年其大弟子處仁遇

衍作礼曰先師平昔與子為忘年交相知惟
深可死一言以彰其道乎衍曰吁和尚於華
嚴一宗洞徹法源開示來季誠圭山再世像
季之金剛幢也然法舟既傾入天悲憫天台
法師大佑錄其行業東昇妙声為記翰林承
旨金華宋公濂以銘其塔垂光明于無窮者
抑以多矣衍縱有言以絲繪空于事奚益矣
然仁之請不可孤也乃於其塔為文以表之
和尚諱善孝種人也字古庭姓馬氏生于元
之大德十一年丁未十二出家于大覺寺從

其凡明俊落髮得度十七為大僧有志于因
頓教即依林屋清師幸華嚴竟幾无所得遂
幡然別去從曹溪室竟蘭公：：以和尚真
大乘器願遇甚隆授与法界現內并去文要
旨和尚因言了義向朗若天日人莫不異之
也蘭公語門弟子曰吾宗之人如李闍黎者
古今不几尔見曹宜師事之於是報恩別傳
聘以司賓光福古田命以典懺蘭公于室竟
俾二講第一座无言于扶恩尔請為第一座
居无何宣政知和尚有遺筭清南法崑山荐

福甫二載退隱華麓，勵精白業。因覩天竺慈
雲寺土懺儀，五悔等文，皆出華嚴。明尚、有法
晨夕熏誦，以期生安。養至正間，陽山大慈虛
席李者，禮請補處。和尚竭力闡化，每示衆曰：
汝等于法界還源二觀，死事空言。當于禪定
證入可也。又曰：昔長水法師問道於琅琊，受
賢者李於靈光。琅琊，禪人也。靈光，天台教人
也。前哲既尔，豈可局一徑守一師乎？和尚于
法華圓覺楞嚴起信諸部，徑論靡不究。及向
作十玄門賦，發明大旨，以曉其徒。卒邪解開。

繆說有功于宗教者也和尚嘗與同李原澄
師論一乘同別之義為法華問答數篇又因
領法華期懺為法華隨品贊三十篇至于辯
正教門內提有錄雜著有集並行于時和尚
克儼然志在持後初與李小子亦不敢慢于
律尤謹閑居獨處方服不離其身禪誦之餘
以吟詠自適且述未嘗混流俗卓然也和
尚出處荐福時死言觀其嗣和尚曰師資以
道授受未聞以勢利為也吾子室竟其可忘
乎故賦曾溪水四章以見其志和尚之節義

如此二年已而吳邑之遺俗以和尚為首
學魁設帶繫詞請王光福乃銅像觀音文道
協和尚躍然起應其請大慰李德之望凡郡
果賤勞禱祈和尚為之精懲其應如盼僧故
士民亟加敬信未幾寺僧以官賦後期法當
徙賴州和尚尊主法自度前業无可遮遂不
禪与僧俱行患于塗故迁化于池陽之馬当
山也僧膺若干世壽六十四鳴乎和尚其可
哀也歟何天之負德人也歟欲嘗怪夫吳首
天台二宗孝者各是其說師之說有若楚漢

爭雄分疆固守安為仇敵近代以來一異同
忘波此通宗說者惟和尚為能耳故于其示
寂也天台宗者声始二師述其行業細審明
直有譽况歿以此知和尚為明哲之士蓋無
疑矣吁後之孝者苟能以和尚為孫武則古
通之復當有日也和尚之塔建于華麓之原
靈骨之入歲月佑師行鉢弗戴故廟焉十三
年庚申十二月同郡禪者道衍撰

海虞席先生墓銘

席氏之系出于晉大夫籍談之後裔孫環避

楚項羽之名改籍為席漢唐以來其族漸蕃
散落諸郡及宋有諱汝言者官至尚書日封
郎中致仕与文潞公富鄭公極為耆英會席
氏至尚書公始著先生寃出其後父某大父
某曾大父某俱潛德弗振也居海虞故先生
為海虞人也先生名德珍字心齋年已冠即
辭庭闈入泮之某院從某習老子法先生性
端誠好孝不苟答于真經秘籙照章丹法靡
不洞究燕讀儒者書于易尤邃至于釋氏之
法樹家之小道悉能通焉先生孝于母澹

溫清之奉勿少怠无至如礼春秋祀享其病
泣若新悲或謂之曰先生親愛既割矣何得
狗安礼君是之過耶先生曰諱吾法当割爰
入道庶世間豈有不孝之神仙也哉於是咸
可其言先生友於兄弟睦于宗戚和于鄉黨
接物之際溫之如春風襲人故髯文韶童皆
知敬愛先生始出則提点海虞之某死次迂
程咸之白宦相川之靈应有治績惟靈應一
坐二十餘稔兵後能中興其業人咸譽之也
嗚呼先生守其教而勿泥也故能博究儒釋

諸家之書割其愛而弗固也故能奉于親
生事葬祭之禮察其身而弗我也故能協于
兄弟宗戚鄉黨之情弗泥也弗固也弗我也
豈非古之有通之士者歟先生去壽八十有
一孫子陽子洪武十四年三月十日以疾卒
火既化亟其骨瘞于某山之陽弟子二人陳
某陸嗣源：先生之外孫也同郡沙門道
衍与先生為忘形友故敢掇其梗槩以誌于

墓銘曰

席之昔晉談出避項諱藉作席族巨藩宗德

積尚書公氏始頌惟先生商迪的從黃老勿
泥近究諸子貫儒釋了至通達于易奉厥親
敬匪色藝与祭痛而泣致孝同震里域和尔
鄉睦尔威觀頌三壽八十歲卒百疾乃卒化
于火亟其骨卜某山竟窆窆新作銘勒貞石
俾玄風遺無極

序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新註演義序

真淨界中心亦無有以般若名心者強名也
名既強矣而言說生焉故佛去尊廣之說為

二十萬頌觀自在菩薩畧之說為一十四行
厥後諸宗欲發明其說論疏記註疊出焉
然其言說愈多而般若之心愈晦况有僻見
邪說以害其正疑誤後學者亦已多矣當
今

聖天子詔令天下僧徒習通維若心經及金剛楞伽
復

詔取諸郡禪講師僧會于大天界禪寺校讎三
經古註一定其說頒行天下以廣博持于是
天界住持宗泐等折衷古註而釋焉其文簡

而當其旨淵而著使僧徒習通其義渙然若
水泮之僻見邪說者塞而不流是皆一端
于正焉亦幸矣今年夏門人智榮等五七輩
禪坐之餘以新註般若心經請余講演願余
禪者非經論之李焉可以發明也哉蓋不得
已也始以旧所聞見而于新註之中事相有
所不能知者白義有所局碍者一一如解條
析以啟其初心之蒙昧而崇等錄焉一快欲
銳于板以便童孺余因卻之而不答也噫古
今論說既多而般若之心愈晦况余不揣于

新註之下又加說焉其可乎後之覽者幸勿
以全鈔置而為誦矣洪武十六年冬十一月
八日北平府慶壽禪寺住持沙門道衍序

新註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圖釋序

夫般若者宗焉泊焉妙万物而為言者也非
臆听之可及非語然之可通有形者不得而
礙之無形者不得而離之三在諸佛授此而
生也一代時教從此而出也故目之曰般若
佛母我釋伽在尊于方等之後隨機順宜不
得已而談焉廣之有六百卷二十萬頌觀白

在菩薩對舍利子所說畧之惟一十四行通
唐玄奘所譯者題曰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即
大部般若之精要也洪惟

聖天子生知濟聖契悟佛心萬機之暇

勅命天界禪智住持沙門某等解註校正頒行
天下俾四方僧人習讀講演究明般若之理
流通聖教無甚於今日者矣於戲般若者死知
也既非諦聽之可及非語默之可通則佛之
廣說菩薩之畧說皆成剩法也雖然般若者圓
融無礙說而無說：：而說廣而言之展太

虛為紙書之不盡畧而言之鍼鋒許字不為
之多樹澁廁緇流靡詣大法輒伸管見函而
為罔不敢臆論姑以孤山越溪之說以釋其
義用昭諸孫本同學習講習苟能即罔以達
其註即註以了其經發揮本有風光庶無
頁

國家流通聖教之意云

淨土簡要錄序

淨土之教興始于典午之世棲煩大士表廬
山集群賢以創蓮社六時三昧清修淨念其

往生之蹟如青天白日終古不磨厥後仰而
則之及其成功者代亦多矣其共三然而名
落宇宙者在後周則有南嶽思在陳則有天
台顓在唐則有善導法照少康在宋則有永
明壽慈雲式長芦頤中慶常之輩是矣至于
賢士大夫如晉之劉程之雷次宗唐之柳宗
元白居易宋之楊傑王古馬玗陳瓘江公坐
王日休之流從之既勤行之既驗各有著述
發揮淨土之旨以勉其後進故歷朝以來淨
土之作論疏傳記山儲海積然通都鉅郡名

山穢剝始能家藏而戶蓄故李之者有師而
問焉有書而證焉庶不致警于邪僻終妄之
塗矣今夫窮鄉絕島善友良導之不過片言
一字之不違縱有季者無師可問死書可證
其不警於邪僻終妄之塗者蓋幾希矣故蚩
仁人君子恣而恤之無能為也今年夏余客
穹隆山中海雲精舍因閱中土諸書以銷長
日遂將前賢所述讀誦之文策勵之言以事
显理之談以真破妄之說圓妙明著咸皆承
括或全其章或畧其句僅若干篇萃為一卷

名之曰淨土簡要錄：成欲鑄于板以廣其
傳矣。然大方之家上達之士，豈且改駁焉
若夫窮鄉絕島無師可問，無書可證者，得此
觀之，抑亦可謂少資云尔。

諸上善人詠序

佛之道一而已矣，而化之有異焉。道与化宜
一矣，為而離為二也。竊嘗論之道非一而雜
乎，死所本化非異而固然不為何用哉。五濁
衆生，素体与佛齊淨，深二法与始熏習，致資
稟有清濁，机器有鉅纖，供以善權方便，欲誘

而脫之故道一而化異也其道一也茫然而
無倪渾然而死為觀、然而死與齊語然不
能通也智識不能詣也其化異也曰戒曰施
曰忍曰進曰定曰慧有頓焉有漸焉有秘密
不空焉欲俾衆生各從其化而同歸于道也
然末世衆生根性昧洋能各從其化而同歸
于道者求千百為無一二焉耳故佛乘大願
力與大悲憫于方等會上特起演說西方彌
陀教法非頓非漸非秘密不空信之也甚難
信之也甚易所謂戒施忍進空慧皆其助行

也上而至于信任行向菩薩下而至于天人
羣生及乎蚩飛蠕動凡抱識者能發願繫心
稱念禮讚无不遂其往生焉故自有其法以
求菩薩天人羣生之類發願往生者猶而点
塵末何可勝計吁其法也可謂廣大無礙不
可得而思議者哉夫中國自晉宋吞梁陳隋
唐宋及元諸朝而降及往生者日接耳應先
賢多有傳記垂布四方以勸來者行不數卷
入放序中棄兩端禪苑乘俱染指皆无所就
然暮景斯迫志在淨邦故于禮誦之餘撮取

歷代傳記并近朝所聞見往生者元尚全凡
緇白得一百二十二人名賦詩以美之共一
百二十一首編次成帙目曰諸上善人詠魚
為畧註不揣鄙拙將入于梓若夫上智大賢
以淨土為心寧有易誦中下之流傳而誦之
倘能藉此起信而具念庶吾願遂矣使他日
為淨土之遊與諸上善人遊嬉于華池玉林
之間听法音而蒙奉記如此則通化之一
異夫復何論一百二十人詩一百二十
一者二沙弥行同而證亦同故合之

為一首

近
虛
類
葉